

塔拉斯·布尔巴

[俄] 果戈理 著
石国雄 译



漓江出版社

塔拉斯·布尔巴

[俄] 果戈理 著
石国雄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塔拉斯·布尔巴

[俄]果戈理 著

石国雄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125 插页 4 字数 108,000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5407-1557-X/I · 1030

定价:4.80 元

· 译者序言 ·



民族精神的赞歌

石国雄



在普希金、莱蒙托夫之后，俄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这就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并将之推向前进，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果戈理。继他的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发表以后，第二本小说集《米尔戈罗德》于1835年问世。其中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尤为引人注目，受到了文学界的一致好评。普希金将作者与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相媲美。而别林斯基则认为作者描绘了一幅堪称《荷马史诗》的画面，将作品归入俄国文学最不平凡的现象之列。评论界正是从《塔拉斯·布尔巴》看到了“俄国



文坛冉冉升起了一颗璀璨的新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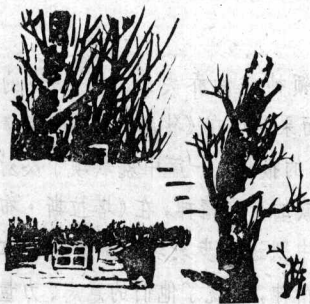
《塔拉斯·布尔巴》是一部描写乌克兰人民，特别是查波罗热哥萨克保卫祖国、反抗外来压迫者的英雄史诗。果戈理在20年代末就开始注意搜集、了解乌克兰人民生活的资料，而且在30年代初就发表过以17世纪中叶哥萨克与波兰统治者斗争为题材的历史长篇小说《首领》的个别章节。与此同时，作家还想撰写多卷本的乌克兰历史。这种对乌克兰人民和历史的浓厚兴趣和关注应该看做是当时俄国进步思想界对社会和国家命运进行思考做出的一种独特的反应。1812年的卫国战争、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使他们看到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精神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意志，同时也促使他们去进一步思考、探索人民、贵族知识分子、沙皇、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命运问题。普希金首先以他那《鲍里斯·戈都诺夫》揭示了“载舟之水能覆舟”、人民是主宰历史的动力这一深刻思想，又在《上尉的女儿》中对农民起

① 叶·普罗霍罗夫《俄国批评界笔下的“塔拉斯·布尔巴”》。见《塔拉斯·布尔巴》，1963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82页。



义的领袖普加乔夫表达了深切的同情；而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话》的《可怕的报复》一篇中就歌颂了反对波兰贵族的英勇精神，在《塔拉斯·布尔巴》中则进一步表现了哥萨克群体的民族精神，表现了他们的意志、力量 and 追求，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同样显示了人民才是国家命运的真正主宰的真理。

《塔拉斯·布尔巴》集中描写了哥萨克反对波兰的英勇斗争，这是一场民族解放的斗争。哥萨克的形成就是民族和阶级压迫的产物。乌克兰土地肥沃，人民勤劳，地理位置优越，历来就是外国侵略者觊觎的肥肉。鞑靼人、土耳其人、立陶宛人、波兰人不断地侵占和掠夺这块富饶的土地。13世纪遭到蒙古鞑靼人入侵，14世纪起为立陶宛大公国、波兰所统治。波兰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宣布东正教与天主教合一。1569年又签订协定，确定波兰与立陶宛合并。波兰的统治进一步得到加强，更加深了乌克兰人民的痛苦。他们践踏乌克兰民族尊严，侮辱乌克兰人民的宗教信仰，用火与剑来征服人民的不满和反抗。1588年还通过专门法



律，确保波兰地主对乌克兰土地的所有权，剥夺乌克兰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权利。于是农民开始大批逃往乌克兰东南方草原地区、逃往第聂伯河的低地，形成了哥萨克。查波罗热是哥萨克集中的地区，16世纪中叶就建起城堡及工事，奠定了谢奇的基础，从而也成为保卫乌克兰南方疆界的堡垒，抵御和反抗外来侵略者的中心。这也特别引起波兰统治者的仇恨，他们千方百计分化瓦解哥萨克，竭力限制和削弱谢奇的力量。16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初先后爆发过科辛斯基、纳利瓦伊科、塔拉斯·费奥多罗维奇、古尼亚、奥斯特拉尼察等哥萨克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曾经提出过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以求摆脱波兰、鞑靼、土耳其的威胁。17世纪中叶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起义宣布了两个民族的合并。果戈理在《塔拉斯·布尔巴》中虽然没有描绘具体的历史事件，但是正是以这样的时代历史作为小说的背景，把几百年间乌克兰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光辉业绩浓缩为查波罗热谢奇的哥萨克与波兰统治者的生死斗争，使一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成为高度概括的英



雄史诗。

中篇小说以塔拉斯·布尔巴与奥斯塔普、安德里父子的命运作为基本的故事情节。中心形象就是塔拉斯·布尔巴。他作为一个哥萨克首领，在小说中代表的是哥萨克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执行的是哥萨克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意志。他的全部言行可以说全都是服从了这种愿望和意志的。小说一开始就以非常生动和幽默的笔调描绘了塔拉斯·布尔巴与刚从神学院回来的儿子比试，正表明塔拉斯最关心的是他的儿子今后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哥萨克，能够去“打所有的人”，“不放过任何人”。这里的“所有的人”、“任何人”自然指的是敌人、外来侵略者，也正是着眼于此，他对于母亲对儿子的温情和柔爱不屑一顾，几乎到了冷酷的地步，决意要把儿子送到查波罗热去，让他们在酣战中进一步得到磨练和成长；到谢奇后，塔拉斯鼓动首领出征，因为他看到哥萨克们过着一种无所事事、沉溺于无休止的宴饮、涣散意志的生活，他想到的是使谢奇的哥萨克们振作起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而不是让哥萨



克的精力白白浪费，不去报效祖国；当一部分哥萨克离开队伍去追赶鞑靼人，抑郁和动摇不定的情绪在战士中蔓延时，他就对弟兄们晓以大义，鼓起他们的锐气，去为严峻而伟大的事业、为民族的信仰而战斗；当他们面临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时候，塔拉斯又慷慨陈词，激发哥萨克们保卫国土的尊严，弘扬俄罗斯民族感情；塔拉斯爱自己的儿子，但是这种爱超越了一般的父爱，他对儿子的感情是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看到两个儿子在战场上杀敌英勇威猛，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好战士，是骁勇的战将；但是，当他看到安德里率领波兰军队的精华冲出城门，与哥萨克厮杀时，他看到的儿子是个背叛者、出卖民族出卖信仰的败类，他没有丝毫犹豫和怜悯，亲手把儿子像条下贱的狗似地打死了，而当奥斯塔普被敌人俘获后，老塔拉斯却真正悲痛了，表现出一个父亲的深深的爱子之情，不惜一切要去见见身陷囹圄的儿子，不顾安危地要在儿子最需要力量的时候给他以精神上的安慰；当敌人企图媾和时，塔拉斯高瞻远瞩，表现出一个



民族战士的坚定与气节，誓与敌人决战到底，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关心的依然是哥萨克余部的命运，为他们指点逃脱敌人围歼的路径，尽管他个人要牺牲，但是他深信俄罗斯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塔拉斯·布尔巴就是这么一位以祖国民族利益为重的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果戈理把他作为英勇民族的代表在读者心中竖起了一座丰碑。

但是小说并不止于塑造个别的英雄形象。在塔拉斯·布尔巴周围有着众多的英雄哥萨克。这里有哥萨克首领基尔佳加，有分队首领杰米德·波波维奇、库库边科、博罗达特、莫西·希洛、巴拉班；这里有年长的鲍夫久格、年轻的奥斯塔普、科比塔……作家浓笔重彩地描绘了战场上哥萨克们奋力拼杀的一个个动人场面，从整体上显示了哥萨克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杀敌的可贵精神。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熠熠生辉的战斗业绩。他们和塔拉斯·布尔巴一起鲜明地体现了哥萨克的民族性格：狂放豪爽、热爱国土、热爱自由、骁勇善战、顽强不屈。果戈理令人信服



地显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尊严靠的就是这样的人民。谁也不会怀疑，即使祖国、民族的命运坎坷曲折，有了这样的人民，就有希望。如果说普希金在《鲍里斯·戈都诺夫》和《上尉的女儿》中都还没有把人民群众作为描写的直接对象，果戈理正是把以塔拉斯·布尔巴为代表的哥萨克人民作为描写的主体，从而更加明确地揭示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果戈理在处理历史与人民这一题材上更进了一步。

《塔拉斯·布尔巴》虽是果戈理早期的作品，但是足以显示出作家的艺术才华。作家所用的一切艺术手段都服从于表达祖国和民族的主题。正如他那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一样，《塔拉斯·布尔巴》也极富民族特色。作家通过细节描写、语言运用、场景选择……使哥萨克谢奇的生活图景历历在目，哥萨克的民族性格栩栩如生。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充满魅力，由色彩、声音、动静、形状……构成了乌克兰草原清晨和垂暮时分的景象，令人神往，极好地渲染了哥萨克



热爱乡土、向往自由的民族精神。作品中还有许多生动确切的比喻，无一不映衬出民族精神的伟大、力量、正气。整个小说洋溢着激昂的基调，有着夸大的鲜明的对照、紧张尖锐的冲突，赋予小说浪漫主义的激情。

《塔拉斯·布尔巴》虽是一部历史小说，可是它所阐发的主题，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教科书，不失为一本值得一读的经典作品。

《塔拉斯·布尔巴》在1835年第一次发表后，果戈理又做了重大修改，1842年重新发表。本译文依据1963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译出。翻译果戈理这位俄国语言大师的作品，特别是像《塔拉斯·布尔巴》这样的具有浓厚的查波罗热哥萨克民族风情的作品，非是易事，满涛先生的译本给我很多教益，借此机会谨向前辈表示感谢。但本人受语言文学水平的限制，恐仍未能很好地将原作之神韵传达出来，不当之处，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101)		十
(102)		十
(103)		十
(104)		二十

目 录

• 译者序言 •

民族精神的赞歌	石国雄
---------------	-----

• 正文 •

一	(1)
二	(15)
三	(27)
四	(38)
五	(50)
六	(63)
七	(76)
八	(93)

九.....	(104)
十.....	(120)
十一.....	(128)
十二.....	(142)





“把身子转过来，儿子！瞧你这副样子多可笑！你们穿的是什么神父的褂子呀？神学院里全都穿这样的衣服吗？”老布尔巴用这些话迎接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他们在基辅神学院学习，现在回到父亲这里。

他的两个儿子刚下马。这是两个强壮的小伙子，还皱起眉头看人，正像不久前毕业的神学校学生。他们刚毅、健康的脸面覆盖着剃刀还未碰过的初生的茸毛。父亲这样的接待使他们非常困窘，站着一动不动，垂眼望着地上。

“站着！站着！让我好好看看你们，”布尔巴一边把他们转来转去，一边继续说，“你们穿的褂子多长呀！这算什么褂子！世上还没有过这样的褂子。你们中哪一个跑跑看！我要看一看，他会不会被衣下摆绊住，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别笑，别笑，爹！”他们中那个兄长终于说道。

“你瞧，那么一本正经！为什么不能笑？”

“就是不能笑，虽然你是我的父亲，可是只要你再笑，那么，真的，我就要揍你！”

“哎嗨，你呀，没出息的儿子！怎么，要打老子？”塔拉斯·布尔巴惊讶地后退了几步说。

“是的，即使是爹也要揍。只要受到屈辱，那么就不管是谁，对谁也不买帐。”

“你想怎么跟我打？难道用拳头？”

“随使用什么都行！”

“好，就用拳头吧！”塔拉斯·布尔巴卷起袖子，说，“我倒要看看，你动拳头时是个什么样的人！”

于是父亲跟儿子在久别后不是表示欢迎，而是开始了彼此掌来掌去，打在侧面，击在腰间，落在胸口，一会儿后退着，打量着，一会儿又进攻。

“你们瞧，好人们，老的糊涂了！完全发疯了！”苍白、消瘦、善良的母亲说。她站在门口，还没来得及拥抱心爱的儿子。“孩子回家了，一年多没见他们，他却不知想的什么名堂，竟然动起拳头来！”

“他真的打得很棒！”布尔巴停下来，说，“真的，很好！”他稍稍恢复常态，继续说，“甚至不用试，就是这么回事，会是个有出息的哥萨克！嘿，你好，儿子，来亲一下！”父亲跟儿子接起吻来。“好样的，儿子！就要像打我那样去打所有的人，别放过任何人！不过你这身打扮总归是可笑的。这根绳子挂着算什么？你呢，笨小子，干吗站着，垂着手？”他转向小儿子说，“狗崽子，你干吗不来揍我？”

